

我无可奈何地去爱,死后也不能离开。
——题记

你看,我一辈子踩着你的死,却只能躺在你的深处。
那时,你永远不会再让我有出头之日,而且,还会长着各种植物和树木,将我更好地覆盖。
是的,我们将终于扯平。别的足音还在响起,尽管,我知道你会以同样的方式耐心地等待。

只是,我目前还在行走,我看到你呈现的一切。
花和庄稼,河流山脉,村舍和很大的国家。我还看到一些毒草,它们在民主的区域,匍匐成专制,它们哪里都有。
所以,我脚步沉重地走,踏着你的死,想走遍千山和万水。找一些光和温暖,解释你的伟大以及我们与你一起形成的人间。

我的正常状态非常平静,欣赏你的多姿多彩,你的富饶和你的贫瘠。
存在,是一切的鸟和它们的飞翔。
因此有巢,我所理解的家就是你常见的几间房子和一排树,我的家人都热爱你,他们耕耘如同给你挠痒,至于你自己的舒展筋骨,我便无端地憎恨海啸与地震。

我知道你的概念庞大。
但你的名字就叫土地。漂泊:流连忘返或者不忍目睹,我都不敢放弃最后的方向。你庞大概念里的一个点,故乡或者都市,我必须刻骨铭心。
与我有关的一个点,与众多的别人有关的那些点,你能否对它们好一点?
过于浅表的一视同仁,如同空洞的主义,土地,我希望你有所作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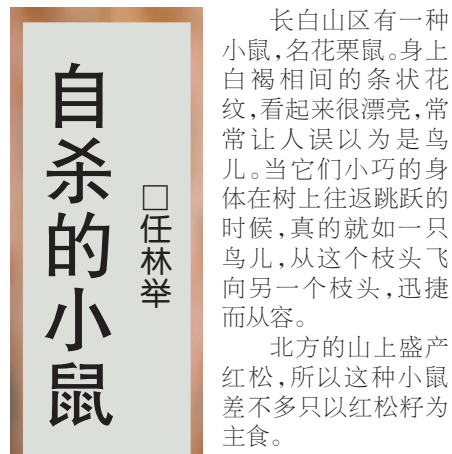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一切让我放心,我愿意孤独为一座岛,放弃近处,放弃那些所有爱我的人,每天冥想,并且追忆红尘中的留恋。
土地,你给我承诺,决绝地驱逐谎言和愚民的理想。清理沙漠和荒芜,专政那些逐利的冲动,让各种虚伪反省自身,让收获和美丽成为你的衣裳,让人间和天堂平等。

是的,仅仅这些,然后,我可以流放自己。或者,你把我召回,在你指定的地段,把我深深埋葬。
我冰冷的手指抚摸你糙砺的石头,感觉你内心深处如火,从遥远的地方发出。
我一生注视你,这是我无法摆脱的环境,我只能爱。
如果你愿意觉醒,你与所有的存在签约,那些丑恶的,从一开始就把它们埋了。

一个孩子,他拄着老人的拐杖,击杖而歌。土地沧桑,人也沧桑。
一个孩子,以杖击地。他不吹号角,他看天空的流云,在土地上嬉乐。

一只蚂蚁不去批判它的国家

蚁王是竞争产生的,百万蚂蚁也流不出一滴热血。所以,蚂蚁的斗争在于善于观察天气,一场被忽视的暴雨意味着生灵涂炭。
草青的时候,它四处行走,吃饭睡觉并且悄悄恋爱,最好的少女小蚁属于大王,它会认命,以劳动代替抱怨。它容忍大王的特权,因为大王不多,没有庞杂的团队,一茬又一茬的蚁事安排主要看谁能够殷实它们的仓廩。它们目光短,因为它们的生命不长。
它们像一把草籽,撒在哪里就能在哪里顽强生长。



长白山区有一种小鼠,名花栗鼠。身上白褐相间的条状花纹,看起来很漂亮,常常让人误以为是鸟儿。当它们小巧的身体在树上往返跳跃的时候,真的就如一只鸟儿,从这个枝头飞向另一个枝头,迅捷而从容。
北方的山上盛产红松,所以这种小鼠差不多只以红松籽为主食。
我没有研究过这种小鼠的有关资料,不知道它们确切的身世和底细。也不知道除了松籽它们还吃些其他别的什么,是不是和我们人类一样,有着很广的食谱。但不管怎么说,夏天和秋天都是最仁厚的季节。因为满山绿色,可食之物很多,没有主食或主食不足的时候,花栗鼠以及其他的小动物很容易觉得野果和植物根叶等食物,这大约相当于人类的蔬菜和副食了吧。总之,它们不用为了饱腹而过于紧张。
这些时候,它们很活跃。山中游人经常能够看到它们轻盈而又快活地在林间窜来窜去,好像它们本来就是为了淘气和玩耍而生,根本不用像我们人类一样衣食起居样样忧心,那自由的样子,往往让我们心生无比的羡慕。
但是冬天总是要来的。冬天到来的时候,漫山遍野都会铺满大雪。在长白山上,很多地方的积雪能够达到一两米深。这样的环境对任何形式的生命都是一种考验,除了人类,只有那些有着天生蛮力的较大动物才能够勉强找到些食物,比如野猪、狍子等。但是花栗鼠却有着和人类一样的远见,早在入冬之前,它们就停止了无忧无虑的玩耍,每天忙来忙去地为过冬储存食物。
曾有人跟踪这种小鼠,看到过它们储藏食物的“仓库”。正如我们所知,它们是以红松籽为主食的。有红松籽的时候,它们只食用红松籽,那种又耐储又芳香的树种,人类也早已经将其列入健脑益智的食谱了。花栗鼠的洞穴里储藏的全是红松籽。它们把那些大小基本一样的松籽沿着树洞壁一

名山大川和紫禁城这样的地方,对它们仅仅意味爬行的障碍。
它们聚拢了干粮,集体享有,它们没有贪腐的条件,蚁王先行享用被视为理所当然。
属于它们的空间其实很大,但辽阔的恐惧下,它们宁愿拥挤着蚁居,没有多余的面积来存放身外之物。连一只烂苹果也会呼朋唤友一起享用,这卑微的蚂蚁式的生活,阳光里有平凡空气,只要人或者其他庞然大物不随意践踏,它们就不担心死于非命。日子在忙碌中过去,有关丰碑,也许一两只蚂蚁会爬上去,而风一吹,它们就飘回地面。
我至今没有听到蚂蚁批评过它们的祖国,甚至怀疑它们是否会叹息。今天下午阳光大好,我看见一队蚂蚁在一条泥路旁行进。



历史的幻觉,荣光与沧桑。如棉的云擦拭着它的鳞片。一茬又一茬的人间烟火里,一副铠甲仿佛独坐。往昔寻常的沙场真的已经远去?神问。

我听到闪电的声音,所有的光刹那间撒下日常的牵挂。信仰,似乎从此告别荒芜,告别浅表的主义。雷从天空发力,同时让我们集体皈依的是我们熟悉的影像,它穿越时空,解决着眼前的杂乱和曾经的叹息。
整体的意念,清晰在高空的属于我们的领地。请众人一起喊出它的名字:龙。

这时候的龙,几千年后,可以享有老龙的封号,它的龙须悬挂历史的苍茫,它的眼睛一般不浊,只是不愿轻易地炯炯有神。
我们所熟悉的马灯,足以清晰起漫漫来时路和现在的一切。
新出现的几座大山,沉重地站在田野之上。庄稼在匍匐。
“当精神上升,神会伟岸,鬼会自惭形秽?”

老龙这一次要做的,是专政掉体内的病灶,剔除体表的蛀虫、虱子和死皮。
经过这次革命,它要年轻。

编年史总是缅怀大的往事,而细节总在打盹儿。那些被忽略的碎屑正在变成一种力量。
龙子龙孙把白云抛来抛去,幸福者正在把绣球的游戏玩到天上。其时,人间的采棉人赶在人冬前积攒温暖。另一群人总能晒着没有被阻挡的阳光。
老龙俯瞰人间,至天下的距离尚远。风景模糊,一切都貌似太平。
老龙的眼里布满血丝,它摇动长尾。一些内容需在火里化为灰烬,而一些臃肿需要风的长鞭抽打。

“其实,好多次,我就真的如同死去。”
“或者,我想用死亡的方式爱我的名字。你们知道的,知道我的名字所代表的一切。”
“你们是谁?在海水深处。在热的和冷的土地上。在粮食和沙漠的面前。你们一直在那里,脚印太长,深深浅浅。”
“但是,他们追逐麋鹿,织就巨大的网网住鹰,把鱗从红鲤鱼的身上刮除,吃它的肉。狮子的头倾向猎户低下,身子蜷缩,谦恭如蛇,游在杂草间。”
“你们饥饿,你们斯文扫地,他们从旁观者变成主人。”
“我的眼里喷火,忧郁成疾。龙不是救世主,我是挂在天幕的一串碎云。”

尽可能高的天上,时间是真实的。
老龙喃喃自语,但它不说梦话。
老龙继续向下看,它从不顾影自怜。一瞥,千年。再一瞥,万里。
山不高,谷不低。树和小草只是共同的绿色。世间万物都一样呢,但它们内部的情形如何?
北风劲吹后的一个下午,老龙对围坐四周的子孙说:一把麦种撒在土地,不争麦子王,只做麦穗。田野幸福,人幸福。
乱,出在这里,总有一些麦穗自命不凡。它们浑身长刺。田野就是这样难以简单。
反反复复呢。
厚厚的土埋了一茬斗争,又是一层土埋了斗争的人。
强行闯入者留下,变成自己人,安居乐业的人开始了不能回归的流浪。故事似乎远未结束,老龙眼神忧郁,它的子孙有的在等待下文,有的不耐烦地甩动尾巴。

寻常事物必须可以长在宫殿里,比如向日葵。
囤积资源里的金子,以专供的方式废除自由的竞争?可是,那些善良的人不是蝼蚁呀,他们应该是英雄。那么,来吧,所有的存在。
都站在我的眼前,学会说服空气做健康的空气。江山不感冒,疫病不流行。

海水必须不能抬高欲望,不能欺负贝壳。海星是小生物的信仰,要允许它们自由,鲨鱼不能掠夺它们的营养。而我忧郁的理由,老龙喷出一口唾沫,世界倾盆大雨。
雨后,它说,想到这些,我无法放心。

老龙加重了语气。
金钟罩说明不了什么。上天之水属于每一个沟渠,沟渠边上是油菜花和庄稼。抛石机对付不了海盗,铠甲不能向自己人示威,饱读经书不是为了更好地替自己开脱。
大好河山呢,河里的水要干净,山是高的责任。
要做一只有智慧有骨头的汉子。

我在说你们呢,老龙对龙子龙孙说。
我目光不老,还能望清很远的前方。
虎狼和狮豹都在锻炼身体,它们从敌人的历史里挖坑取土,装进对手的包袱,是轻装疾进,还是步履蹒跚地坐失良机?
我在问你们,规则的平等和规则的突破,你们准备好了吗?

肉身的欲念如同每年的桃花,放弃桃子赶在麦穗之前的成熟。

腾空,驾云,向前一万里!

只有一点是无可争论的,那就是绝大部分有诗意的词都和我国的大自然有关。
俄罗斯语言只向那些对祖国人民有赤子之爱,有透彻了解,并且感觉得到我大地内在美的人,才毫无保留地展示出它名副其实的魅力和丰富多彩的内容。

凡是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切:水、空气、天空、云、太阳、雨、树林、沼泽、河流、湖泊、草地、田野、花朵和青草,在俄语中都有大量传神的字眼和名称。

——[俄]帕乌斯托夫斯基《金蔷薇》

汉语是一株历尽沧桑的参天大树,它的华冠庇护着人类的五分之一。
它以一种永恒的姿态,俯瞰着时间的荒凉——萧萧蒿草、凄凄瓦砾的黄土下,猎猎西风、惶惶驼铃的大漠中,凡有人迹的地方,到处都长着用汉语雕刻的绝版故事。甲骨、钟鼎、碑碣、竹筒、绢帛……在考古学家的探询中幽幽醒来,这些不死的汉语,能从岁月的另一端,凸现出历史的音容笑貌和华夏文明的悲凉谜底。
据说汉语之父仓颉造字时,取其与事物的象形。它们的总体特征,既像萌芽初露的种籽,又像活蹦乱跳的精虫。由此,汉语便有了惊人的活力,它们在苍茫凛冽的时空中游弋、壮大,经历了扭曲和变形,终于在人类语言的星空,繁衍出恢弘璀璨的阵容——史蕴丰厚的字形,意象万千的辞义。

汉语不再是机械的媒介载体,汉语已是具有灵性的生物。它是活着的符号,是不朽的物质,是思想奔流的河床,是灵魂飘逸的舞姿,是生命的抽象存在,是精神的形象写真。
倒溯时光,汉语曾是炫目的先秦繁星,是皎洁的汉宫秋月;是珠落玉盘的琵琶,是高山流水的琴瑟;是“推”“敲”不定的月下门,是但求一字的数根须;是庄子的逍遥云游,是孔子的颠沛流离;是曹操的老骥之志,是孔明的锦囊妙计;是君子好逑的《诗经》,是魂兮归来的《楚辞》;是出奇制胜的《兵法》,是荣辱不惊的《史记》;是李大白的杯中酒,是曹雪芹的梦中泪;是千古绝唱的诗词曲赋,是功垂青史的《四库全书》……

汉语还是笔走龙蛇的书法写意,是梅兰竹菊的纸身墨影,是似字非字的仙风道骨,是人生变数的家、象、楷、草。
当然,汉语也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,是“清风不识字”的杀身之祸;是八股秀才之乎者也,是范进中举的疯笑癫哭;是假洋鬼子的装腔作势,是九斤老大的絮絮叨叨……五四运动的一声呐喊,汉语剪掉了辫子,脱下了长衫,由儒雅的文言变成潇洒的白话,由圣贤的殿堂走向平民的书摊。从此,汉语是古都的新韵,是文化的重建;是社会变革的平仄仄仄,是命运沉浮的平、上、去、入。如果说,近些年来,沦落在街市井的媚俗汉语,像长满疮疥的卖笑女那样使你难受痛惜;那么,流行于许多报刊杂志和网络媒体上的仿洋汉语,则像抹了厚厚一层牛油油的窝窝头,令你反胃起腻。文坛、学界的一群专吃洋草的黑马们,以糟蹋汉语为时尚,玩新词像玩股票,做学问像做期货。在他们的炒作下,商标就是价码,信息就是产权。海外走私,行情看涨,话语垄断,暴利可图。

诚然,汉语也有食古不化、感情用事的时候。有一个故意错拼的字例,就折射出古人的一种不失幽默的褊狭与固执——“射”与“矮”的倒置。身、寸本应为矮,矢(箭)、委(发、放之意;作名词如“原委”用时,亦可通“靶标”)其实是射。虽说考证字源此二字并非错置,但因其讹传谬变导致形、义相悖,而违反了汉语的构字规律也是明摆着的事实。这一失误,早在史前时代,经女御示指疵,后人居然抗旨不遵,想必有其难言之隐。也许(恕我望文生义——这不正是汉语的一大特色与优势吗?——姑妄猜之)古战场上的汉将从来都是英雄对豪杰的捉对厮杀,尤其憎恶躲在远处放暗箭的卑鄙小人;或是中原人本不擅长射术,而又屡屡败于胡人的弓弩之下,悲愤忿闷之余,何以会理睬山高皇帝远的圣旨或规律,必然像阿Q似的将错就错,任“射”字在人格化的汉语中一眼就能读出“矮”意来——也算得上是约定俗成、顺口顺心的永远精神胜利。再者,重祖传,轻应变,多神秘直觉,少现代理性,以形会意,以似论是,以史误始的汉文化的阴柔守旧心态,也是遮蔽汉语光辉的另一片乌云。以致在今天的汉语里,仍残留着诸多类似上述文字官司。

细考察汉语曲折艰辛的演化历程,慢慢品味它具体而又丰富、精确而又混沌的辞义和读音,似乎每个汉字都凝结着先人对已知世界的渐悟(它积淀着光耀东方的文化传统及终成禁锢的民族自律的道德尺度)和对未知世界的哲思。汉语作为古老庞大而又日臻完美的人造物种,不应像渐入魔境的工业科技那样,最终成为人类难以驾驭的文化恐龙。语言的理想形态不是人本被文的统治或异化,而是文对人的拓展与升华。人以文存,文以人兴,纵观古今往来的优秀生来,一旦成为汉语的非凡骑手,无一不从容走出了大限,而接近永恒。被中华历史咏唱至今的众多先哲诗圣,谁个不在后人的心头依然栩栩如生——语若天籁,形同神灵。汉语借此亦超越了语言的一般功能与属性,由僵滞的文本字符跃变成鲜活的人文精神,从而衍生出一种广义的、极富感召力与凝聚力的“乡音”情结。它的形质已如同坚实辽阔的一方水土,滋养着国之魂、民之根。我于是由衷地感叹:汉语是喷涌着智慧的长江、黄河,汉语是散发着温情的炎黄背影。

像无法选择血缘种族和亲生父母一样,我无法拒绝汉语对我的哺乳。汉语是我幼年的儿歌,汉语是我少年的作文,汉语是我青年的情书,汉语是我成年的签名。汉语是我的口音,汉语是我的肤色,汉语是我的血型,汉语是我的生活习俗,汉语是我的思维方式,汉语与我的心律合辙押韵。

我是一个汉语人。
在汉语的大树下,即便落下几片霜染的秋叶,都可能在我的心头神奇地吐出新芽,蓬蓬勃勃地长成童话、小说、散文、诗歌……长成一派春意盎然的生命风景。
我时常沉醉于这样的情境:枯坐窗前,思绪困窘,一筹莫展的稿纸上,便悉悉走来了汉语向导。颖慧(有时又是隐晦)的汉字,往往本身就是一块敲击灵感的礁石或指点迷津的路标。汉语特有的象形美和音韵美,也常常使看似平淡的一字一句陡生奇异,幻化出彩蝶纷飞的意象和行云流水的韵律。我的心境于是豁然开朗……

由于不幸的眼疾,暮色开始笼罩我的书架。朝夕相处的汉语,也不知从何时悄悄戴上令我陌生的面纱。直到这时,我才为自己曾经强加给汉语的平庸、浮躁而羞愧。我方才痛彻地明白,逝去的生命已无法修改,伴随它的方块字也只能使用一次。

所幸的是,汉语仍能帮助我永远拒绝残疾。这是偶尔一次闭目听写带给我的惊喜和自信。那个嗓音甜润,但发音不一定标准(比如说“shì”与“sì”不分)的南方小女孩,希望我能战胜失明而提前举行了这次模拟的自立测验——“shì”是什么?
我稍作迟疑,仿佛受到一种神秘的启示,便依循同音汉字的语义逻辑,一气写下:世、是、事、视、示、誓、饰、式、试、肆、肄、伺、仕、势、市、嗜、食、实、石、似、矢、失、逝、时、始、史、屎、死、尸、祀、寺、斯、私、识、师、施、诗、思……

小女孩目瞪口呆。我也目瞪口呆——汉语牙缝轻启,口形未变,竟然将全部的人生哲学、社会历史,甚至是偌大的一个世界,都包容在这一声南方童音的“shì”里了。
窗外,有几只觅食的蝙蝠开始跳起黑色的圆舞。我做合隐隐作痛的双目,坦然以待夜的造访。冥冥中,忽觉心头盈满一片月光。不用睁眼我便意识到,这月光,可以触摸,可以聆听,温馨似水,悠扬如歌,它来自高天,来自小女孩的双眸,来自使我一辈子都不会感到寂寞、一辈子都将沐浴在光明之中的——汉语。



汉语人
□刘舰平

